

# 陈祖东先生——我的一位从未谋面的恩师

○张中和（1949土木）

在《校友文稿资料选编》第17辑刊登的《水利专家李丕济》一文中提到1978年系里曾为李丕济、陈祖东、周定邦三先生开过追悼会。三先生中，李先生我见过，但不相识；周先生从未听说过；只有陈祖东先生，他是我从未谋面、今后也不可能再见面的恩师。故事要从建国那年说起。

那一年我毕业，放弃了最后出国的机会，留下来建设祖国。先被分配到北京新市区工程处，副处长是梁思成先生。不久，“梁陈规划”被否，该处撤销，我被再分配到北京卫生工程局，即市政工程局前身。自此，直到由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离退，一生都致力于排水和污水处理。

在卫工局，龙须沟是我的实习工程。从勘测、设计（工艺、结构）、施工、直到测绘竣工图，一竿子到底。一年之后，我还附带成为一位熟练的水准测量员。对这一额外收获，我颇为自得。直到一天，一位测工从外地回来，带回一个信息，有位无名氏推出一种免算的水准尺，能直接读出测点的高程。这一信息令我大为震动：“同样是人，为什么人家能想到、能做到的，我却连想也没想过呢？”第二天，我就开始不务正业，没日没夜地开发我自己的直读水准尺。幸运的是，在胡博士的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思想指导下，没几天，我自己的直读水准尺就成型了。

由于我不是专业测绘人员，加以当时

所制样尺十分笨重，测工不爱用，就一直闲置在库房里。直到1952年，我在当时的《工程建设》杂志第29期上，看到杨士炯君《水平测量方法的改进》（当时称水准为水平）一文时，才得知他就是那位无名氏。他的直读尺属回卷型，而我的尺为提升型，构造不同。于是我也写了《水平测量方法的再改进》，发表在同一杂志的37期。这是1953年的事。

由于我不是专业测绘人员，因此其后直读尺的命运我都一无所知。直到1955年，我意外地在《工程建设》第64期上，看到陈祖东先生的《〈水平测量方法改进〉的辅助说明》一文，才知道直读尺在我国居然已经有所应用了，当然十分高兴。特别是我听说陈先生是母校水利系教授，又是建国后从我曾经向往的那个国度回来的海归，感受就更不一样。直到现在，我还保留着陈先生这篇文章。

文章约一千多字，不足一页。文章开头就说：“所建议的方法，是很有实用价值的。”不吝给予较高评价。随后又传达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：“我们听到某些工地采用了这样的改进方法，得到提高效率的良好结果。”对于当时我这个年轻人，作为研发人之一，这一信息的鼓舞作用可想而知。为使读者及初学者更易了解，陈先生还特别补充了两幅图解和说明，加以解释，并谦虚地声称：“是否合

## □ 师友情

适，还望杨张二同志及读者指教。”真是谦谦君子。最后，着眼未来，陈先生还在文章的末尾建议：“请普通测量学课本的作者，考虑将杨张二同志的改进方法编入，作为教材。”

一篇短文，令我终身缅怀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在陈先生的文章之后，过了几年，西安又传来好消息，有单位采用了我的作法，而且有所发展。这就给我一个过于乐观的错觉，以为直读尺将在我国顺利地成长了。其实不然。2007年在一次偶然的会里，我无意中向测绘界的同志了解直读尺的情况时，意外地发现竟无一人知道直读水准尺为何物。惊讶之余，我又打听起陈祖东先生的情况，才得知陈先生已经在“文革”中不幸去世。惊讶变成了震惊和悲痛。

从此，为了悼念陈先生，并抢救直读尺，我拚了老命，尽我所能作了一系列工作：发表一篇介绍直读尺的文章；自费请人制作了50余把直读尺的样尺，并分送有关单位（包括我的母校）；为了实现直读尺的商品化生产，艰难地争取与测绘器材公司的合作；为保护生产厂的利益，申请并取得直读尺（提升型铝合金塔尺）的专利等等。五年后，终于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效：北京市政一公司在玉树工地试用样尺，取得成功；于是北京市政集团决定扩大试用，并接受了我所赠30把样尺；今年，天津滢峰测绘公司终于着手进行直读尺商品化的工作等等。

此外，在热心朋友帮助下，我购得一支美国的直读尺（Lenkor尺），它属于回卷型。和我们的尺相比，我认为，Lenkor

尺制作较精，坚固耐用，是其优点；而我们的尺在功能相同的前提下，则有构造较简单，制作较容易，价格远较低廉的优点。但愿这些信息，能告慰陈先生的在天之灵吧。

最后，我还有两点心愿。一是希望陈先生的亲人、同事或学生，能像李丕济先生的胞弟李丕文先生那样，提起笔来介绍陈先生的生平和轶事。二是希望母校测量学的先生们，能在我国最早实现陈先生把直读测量纳入教材的心愿。我已通过刘钊先生赠给母校两支样尺，但愿它们能早日和同学们见面。

2012年10月23日

（上接第155页）脂肪就多极了。”从这以后，有很长时间未见到他，只是听说他又把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，当然又去打篮球了。

2010年3月19日晚8时许，我在黔南再次与立哲联系，我想最后见小悦一面，立哲说：“你别来了，来了也见不到，我和郭凤梅现在都在病房外面隔着玻璃看小悦，他的伤口全裂开了，肠子外露，唉，也顾不得这些了，血压都下来了……”我顿时感到一阵彻骨的痛。3月20日凌晨，接到小悦秘书余飞的短信，告诉我，小悦走了……我遥望南国，任凭眼泪在脸上纵流，耳边响起了与小悦一同唱过的他喜爱的前苏联歌曲《小路》的旋律：“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，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……”小悦乘着歌声的翅膀渐渐远去。

在小悦辞世一个月之际，谨以此文拈作一炷心香，祝祀在小悦灵前。烟篆淡写中，小悦含笑回眸，他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将来，他的身影其实并没有走远。

2010年4月